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九十九回 匿私贖虔婆工謀 啖餘桃優伶中計

金阿姐二少奶方面的錢，既已到手，曉得日後未必再有大票洋錢送給她了，巴給他們，也是徒然的，頓時換了個主意，決計幫楊三太太出力，破壞二少奶的好事。這倒不是出爾反爾，她所做的就是這牽東牽西的買賣。倘然人人從一而終，教她吃什麼呢！金阿姐現在又想得三太太的簇新一票謝意，所以變易方針，預備教如玉丟卻二少奶，傾向三太太方面。至於如玉同二少奶還是初交，好處有無到手，並不在她心上。她只顧自己有得進款，那管別人死活。所惜如玉只一個身子，倘能學得孫行者的本領，週身十萬八千根毫毛，根根會變，變出十萬八千個君如玉來，有一家闊太太要用，就送一個前去，那時她大約可以稱心如意了。這夜她悄悄向楊三太太說：「昨兒你所托我的事，我已調查出來了，他二人確已有了路道，不過日子還未長久，小房子借在新馬路某處。」三太太驚道：「新馬路某處，不是去年我們老爺同她混賬時候，借的小房子麼？」金阿姐道：「也許是的。」三太太嘆道：「他們的膽量，倒也不小，不怕別人闖進去麼？」金阿姐道：「他們少爺也不管她，自然縱容得天不怕地不怕。只是彼此同在一起玩慣了的，她不該做這半刁子的行為，將那人擠上小房子裡，陶情樂意，有了自己沒別人，這就未免對朋友不住了。」三太太道：「原為如此，我所以氣她不過呢。」金阿姐說：「不妨事。等君如玉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我自想法。」三太太聽金阿姐話中很有幫她之意，心中暗自歡喜，說：「我倒並沒有存什麼別的意見，只為恨他們不過，所以要令他們不敢再乾這種勾當。你若有法想，我一定重重謝你。」金阿姐笑說：「我也是這個意見呢。這裡他二人秣馬厲兵，枕戈以待，豈知君如玉卻因二少奶同他初交，心熱如火，竟夜夜牢伴在他小房子中，一連有五六天沒到金阿姐家內。金阿姐不覺著起急來，她深恐如玉就此不到她這裡來了。六千塊錢賣掉一個人，未免太便宜些。不得已只可親自出馬，借著探望二少奶為名，那一夜先到他們小房子等候。二少奶先來，她還不知金阿姐得了她這許多錢，沒到十天半月，就已存了二心，看見她頗為歡迎，說：「金阿姐，你為何多天不到這裡來玩玩？」

金阿姐笑道：「我本來要想來的，只恐到了這裡反變做文旦穀子，惹你們生厭，所以不敢來了。」二少奶說：「誰生厭你來！」金阿姐笑道：「眼前雖不討厭，只恐少停小老闆一來，你們就覺有我老太婆在旁邊，礙手礙腳，行動大大的不便了。」二少奶笑罵：「放屁！你休胡說亂道。我們在這裡，不過吸吸煙，講講話，沒甚別的事情。下回你再要信口取笑，仔細嘴巴打上來了。」金阿姐笑道：「阿唷喂，難得日今時勢，還有這樣誠實君子，要是我做了他，看見你這樣的一個標標緻緻天仙化人似的奶奶，無論如何，我決不肯放你吸吸煙講講話，就此算數的。」二少奶聽她嘮叨不休，忙喝她住口道：「你再多言，我可要生氣了。」金阿姐始忍笑不言。二少奶便問她：「你們那裡一班人，可曾提起我否？」金阿姐道：「何消說得。你這幾天耳朵熱不熱？他們沒一夜不談論你，你不該就此不來，他們都說你這人奇怪得很，高興時候，風雨無阻，現在連尖腳兒不搬上門，都疑心你另有別的去處，不然就是什麼人得罪你了。」

二少奶說：「我原曉得不要去惹她們疑心的，本來就使你今天不來，明兒我也要到你那裡來咧。楊家的不知可說什麼？」金阿姐道：「她倒沒甚話說，大約心裡也有些疑你呢。她曉得我同你是一鼻孔出氣的，所以不敢在我面前明言。但是就有說話，你我也未必怕她呢。」二少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正說時，如玉來了，金阿姐叫他：「小老闆，你的袍子有一件做好了，請你明兒來穿一穿樣子，如其尺寸合式的話，其餘餘件也可以照做咧。」如玉聽說，呆了一呆，因他並沒有什麼袍子在金阿姐那裡做，何用穿什麼樣子，不過曉得金阿姐的這句話，一定有著作用，或是不可明言的隱語，要我上她那裡去一趟的意思，故也將計就機，答道：「很好，我明天飯後來就是咧。」

二少奶雖在旁邊，竟聽不出他們暗地通了關節。金阿姐目的既達，假意敷衍他們一陣，看看自鳴鐘，說：「阿啣不好了！時候不早，別擔誤了你們的正經，我要去哩。」二少奶笑說：「該死，你又來放屁！我們有何正經？」金阿姐笑著，一邊跑一邊說：「周公之禮，還不算正經，什麼算正經呢？」二少奶要追她罵時，她早已下樓去了。如玉笑道：「這老太婆花樣真多，動不動就開人玩笑。」二少奶說：「她原不是好人，你可曉得她年紀已五十多了，還拚著三個小滑頭，一個做洋行生意，一個綢緞莊伙，一個洋貨店跑街，她存心自己開裁縫鋪，到那裡置辦衣料，不致吃虧的意思呢。」如玉大笑道：「幸虧她開的裁縫店，如其開了南北貨鋪洋廣雜貨鋪，那時候她的拚頭，怕不要擁擠不開麼！」

二少奶聽得大笑。這裡他二人是否被金阿姐猜著，乾正經不乾正經，我且丟開。再說金阿姐家中，一班客人，本都為著想同君如玉親近而來。如玉既有好幾天不到，她們也覺興味索然，來得無味。起初略少一二，如今已寥寥無幾，有時候竟湊不起一桌麻雀。金阿姐深恐這裡的場子，要被他們拆散了，因此更急於請如玉前來。今夜連楊三太太都不曾到，金阿姐慌忙尋到她公館內，卻見三太太正在家中發肝氣。金阿姐問她：「誰氣壞了你？」三太太道：「還有誰呢，就是他了。」金阿姐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三老爺為人，也著實好的了，外間一班同他差不多身份的人，到此時候，誰不討上一兩打姨太太，他卻一個不討，守著你一位太太，這一樁就上天下地，古往今來，覓不出第二個了。其餘銀子盡你用，遊玩盡你自由，東西南北，你要他陪到哪裡，他就陪你到哪裡，不敢違背一點，如此稱心，如此適意，你還要氣他，那也未免太煞多煩惱了。」

三太太歎道：「阿金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他的脾氣，真是再古怪也沒有。你們都以為他不討小是好心，這件事惟有我肚子內明白。譬如一個人，喜歡吃乾果慣的，你給楊梅橘子他吃，教他怎合胃口呢。」金阿姐聽了會意，笑道：「原來你家老爺還有這個嗜好，那也不足為奇。前清官場中人，大都如此，你又何必生氣。」三太太道：「我今夜同他在戲館中看戲，他說困倦得很，要先回家睡，我便打發他先走，不意我到家裡一問，他連鬼影子都沒回來，才知上了他的老當，他一定又同唱花旦的小碧，掩到什麼所在鬼混去了。我想他要走盡可堂而皇之告訴我走，不該鬼鬼祟祟瞞著我。他當我什麼東西？門角裡痾屎，難道不圖天亮了麼？你教人怎不生氣。」

金阿姐說：「這也難怪於他，他恐對你說明了，你不許他走，因此才掉槍花，掉槍花就是怕你，既然怕了你，你也可以免生氣咧。我告訴你一樁喜事，適才我在路上看見君如玉，約他明夜到我那裡去。」三太太聽到君如玉三字，肝氣就好了一半，忙問：「他可答應你去沒有？」金阿姐說：「他答應了。」三太太大喜道：「然則你破壞他們這件事的法兒，有了沒有？」金阿姐道：「有雖有一個，只是很有一樁為難之處。」三太太問她什麼事為難？金阿姐道：「他現在同二少奶二人軋得很熟，你要馬上弄斷他，除非再有一個人去頂二少奶的缺，願頂的人雖然很多，但是要同二少奶那般出手鬆闊，教男的用得過意不去了，一心一意的服從他，不懷外心，這個人可著實難覓眼前除卻你三太太，可沒第二個人有這般資格了。」三太太聽說，吓了她一聲，然而面上卻露出非常得意之色，說：「不知二少奶用到現在，花卻多少錢了？」金阿姐道：「大約二萬出零了罷。」

三太太聽說嘆道：「聽說他們還相與得不多幾時，怎的已用去這許多洋錢？」金阿姐道：「就為不多時候，所以才用去這許多錢。倘使日子久了，真正的愛情發生，那時越好越不要花錢了。」三太太聽了點頭道：「這句話著實有理，但不知他們第一次用多少錢？」金阿姐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大約是四千元罷。」她本來要說一萬的，覺得太多了些，恐三太太不信，所以減去六千。三太太仍覺數目太大，但是先例已開，自己不便還價，低下頭轉了半天的念頭。金阿姐見她並不提及謝意，心中頗為納悶，卻又不便問她謝自己多少的，看她念頭還沒轉定，惟有等她轉完了念頭，聽她說什麼。不意電鈴聲響，三老爺回來了。三太太一看見他，陡然提起了適才的一把醋火，發話道：「你對我說先回家來睡的，我倒先回家這許多工夫，你才回來，問你睡在哪裡的？楊三笑說：「我在路上，碰見了朋友，邀回去又麻雀，有了賭就不想再睡，直到這時候，才又罷了麻雀回來，倒你比我先來了。」

三太太哼了一聲道：「你的槍花，不必在我面前掉，我什麼都看出你來了，你愛兔子，你儘管去做嫦娥奔月，不該在我面前弄鬼。」楊三大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阿金聽她說得有趣不有趣，我又沒學唱戲，也不曾做過清客串，怎能夠演嫦娥奔月呢？」金阿

姐不敢岔嘴，只能旁邊陪笑。幸虧三太太醋心雖重，脾氣卻是很好的，只在口內說說，手腳並不動粗。楊三卻一味的調笑，弄到後來，三太太被他引得笑了一場氣就此冰消瓦解。所以夫妻反目，一個冒火，一個最好出以玩笑，則冒火者一會兒自能火熄煙消化患無形，倘若一個冒火，一個生煙，那時候火愈發愈大，往往要打得鼻青眼腫，瓶彭罐頭翻身。閒言少敘，當時金阿姐見楊三業已回家，料那句話兒不便再講，因對三太太說明夜務必要請你過來又麻雀的，三太太答應曉得了，她始告辭回家。次日，君如玉因記掛金阿姐昨兒的一句話，四點鐘時個，就到她裁縫店內。金阿姐抱怨他道：「你這人怎的如此糊塗，得著一個人，就當她娘也似的，丟不開了。須知她們歡喜你，並不是真與你有什麼愛情，皆因你照會生得好的緣故。猶之男子在堂子內嫖妓女，妓女也只得門面敷衍，不能個個當做恩客。皆因嫖的人，也未必有什麼真情真意，他們無非打算花幾個錢，聊謀一時快樂罷了。你要明白這個意思，為什麼窩在那邊，一連這幾天，連我這裡來也不來了呢？」

如玉被她說得面上很臊，無言可答。金阿姐又告訴他：「楊家的也愛你要發瘋了，你好歹應酬她一兩回，讓我也有個交待。」如玉聽了，頗覺為難。因二少奶曾當面求他，以後不許同楊三太太多說閒話，自己已親口答應了她，你想說話尚且不可，何況應酬二字呢。金阿姐見他踟躕，立逼著他馬上答應，叫他：「小老闆，我這幾年來，待你沒錯啊！皆因你是我的女婿，我是你的丈母。丈母教女婿，自然都教好話，不致作弄你，令你吃虧的。」如玉聽得肉也麻了，曉得金阿姐的脾氣，她要求你做什麼，你若不答應她，她便把你恨毒入骨，刻刻不忘，逢人便說你的壞話，倘若沒有短處在她手裡，她還要造作謠言，何況自己有許多壞名壞譽的事，都是她原經手，因此更不敢違拗，說：「依你便教我怎樣呢？」

金阿姐說：「依你今夜散了戲，到我這裡來一趟。楊家也要來的，到時候看事行事便了。」如玉道：「我今夜原打算要來，不過花老二也說今兒到這裡來，有她在旁，如何是好？」金阿姐轉了轉念頭說：「現在不必議，講也是徒然的。到那時候，你只消看我眼色，聽我的指揮就是。」這一天，他們家內，雖然也和往常一般雀戰玩耍，暗中卻大有兩國相爭的意思。三太太來得最早，捧著個手巾包，金阿姐曉得裡頭有四千塊洋錢在內。不過三太太並不交給她，卻緊緊的隨身攜帶。其時李七太太、陳三小姐也來了。金阿姐當著眾人面前，卻不便向她索取，心中頗為納罕。暗想她不知要將這四千塊錢怎樣辦法？倘或親自交給如玉，我倒變做白起勁了。但想想她同如玉並不曾當面開過談判，這包洋錢，也怎樣的交待與他，料想不致丟我這條路的。因此兩眼注意在她的手巾包上，看她怎樣舉動。三太太卻和李、陳兩個，談論某人家一樁暗殺案，說這廚子不知與主人有什麼仇恨，殺了他們老太太，還殺一個少爺，手段可謂辣極了。陳三小姐道：「聽說這少爺同他嫂子很好的，這句話不知真不真？」

李七太太說：「冤枉得很，他那嫂子是某人家的小姐，知書達禮，規矩非凡，我也認得的呢。」正說時，花二少奶來了，李、陳兩個，齊聲說：「阿喲，難得二少奶今天光臨，我們記掛你多時了，你倒不牽記我們的。」三太太卻沒開口，只在旁邊微笑。但二少奶見了三太太，不由眼都紅了。李、陳兩個取笑她，她倒不恨，只恨三太太在旁邊不聲不響，似手比打她罵她更覺可惡，勉強同她點一點頭。阿三小姐說：「我們現在已有四個人，搭子湊齊了，快快的又麻雀罷，我十個指頭閒著癢殺了，清坐白坐的坐著，好不令人難熬。」李七太太也說：「又麻雀很好，二少奶也已多時不和我們同台子了，我今兒一定要贏你幾百塊錢。」

三太太心中雖然有事，但他們要又麻雀，自己不能說不肯。二少奶聽與三太太同賭，心中頗不願意，無如李、陳兩人，都慫恿她，有恨也只好放在心上，便答應他們八圈莊，他們偏要又十六圈，二少奶拗她們不過，只得聽從又十六圈，排開檯面，扳位入座，輪不到兩圈莊的時候，君如玉來了。三太太見了他，頓時心慌意亂，連牌也打錯了。金阿姐曉得她心不在焉，再叉下去，准要大大出賬，自己既和她結了黨，勢不能不助她一臂，見女兒也在旁邊看著，恰值陳三小姐和了一副，金阿姐便喚：「三太太，你到外面來看看，一塊衣料好不好？教小妹替你抬幾副轎罷。」

三太太巴不得離開這張桌子，當即起身，讓小妹坐了，自己帶著手巾包，隨金阿姐到了外房。臨走的時候，對如玉使了個眼色。如玉會意，想趁個空兒溜開這裡。豈知二少奶比她更乖，她兩眼雖望著牌上，耳朵和眼梢，卻頗留意於三太太等的行動。初見金阿姐同她鬼迷張天師似的，忽然請她出去看衣料，打牌卻教小妹抬轎，其中大有破綻，深恐如玉在旁邊，也被他們摘了出去。所以見他們一走，就對如玉說：「你也來替我抬幾副轎罷，我鴉片煙癮發作了。」

如玉聽她這般說，倒不能不從她之命，於是二少奶便把台上的牌移交於如玉，自己卻橫到煙榻上，適適意意吸她的煙，心中暗自好笑，外面兩個人，有一會等呢。楊三太太到了外面，對金阿姐說：「我那四千塊頭帶來了，你想我怎樣的交給他呢？」金阿姐道：「面交不便，最好要一個人過一過手。」三太太道：「過手不妨，只是我要同他當面講一句話。」金阿姐道：「方才我已打了電報給他，光景等一會就要出來的。」不期等了兩筒煙時候，還不見如玉出來。金阿姐忍耐不住，掩到房門口一看，不覺暗喝嗚采，佩服二少奶大有外交手段，她心中倒反十分歡喜。因如玉既叉了麻雀，不能出來和三太太當面接洽，這四千塊錢，免不得要從自己手中經過，一經過我的手，常言水過地皮潮，多少終得揩他些油，方不虛此一番心血。因將裡面的情形，告訴三太太，說他不能出來了。三太太小足連頓，暗罵二少奶可惡之極，不該把那人這般管得緊的。當時也沒別的主意，一眼見如玉的大衣褂在外房衣架上，便把手巾包塞入他大衣袋內，對金阿姐說：「我包內還有張字條，你教他看一看，還得給我一個回音。」

金阿姐說：「我理會得，你先請進去罷，別耽擱工夫太久，教他們一班人起疑了。」三太太即忙入內，小妹見了他說：「你快快自己來叉罷，這般大麻雀，把我嚇也嚇殺了，坐下來第一副就輸了三百多，幸虧適才一副翻了回來，實在險得很。」三太太笑說無妨，兩人換了座。他本來與二少奶對風，此時卻和如玉面面相對。二少奶在煙榻上看見了，那肯放鬆，慌忙丟槍起來，走過去教如玉讓她自己叉，於是如玉又縮到二少奶背後，看了兩副牌，想起適間金阿姐使眼色招呼自己出去，因被二少奶纏住，脫不得身，現她還沒進來，何不出去問她一聲，有什麼話講。因即走到外面，其間離三太太回進來打牌的時候，已有三副牌工夫，你想金阿姐是好人，在外房焉有不打開三太太置在如玉大衣袋內那個手巾包觀看之理。見內中有四疊鈔票，每疊十張，每張百元，一式都是華俄道勝銀行的新鈔票，並不占著地位，用雙股紅綠絨線繫著和合如意的結扣。更有一張梅紅箋紙寫著：「薄儀四千元，乞哂納。明晚七時，卡爾登西酌候光勿卻，知具。」

幾行細字，金阿姐略能辯識，心中暗覺好笑，這些鈔票，她本打算一併揩油的，誠恐如玉知道了，賭氣明兒不赴三太太之約，自己有何面目對人，因此決意自取四分之三，留一千元給如玉，雖然四疊鈔票，絨線結在一起，繫得很好的，自己也顧不得許多，把絨線用力拉斷了，那三千元揣在自己懷中，一千元仍用手巾包好，塞入如玉袋內，那張紅帖，也替他捺過了。這裡他安排妥當，如玉也剛從房中出來。金阿姐指指他褂的大衣袋內，說：「這裡頭有一包東西，你看看是什麼？」

如玉依言，取出一個手巾包，解開一看，說：「那裡來的鈔票。」又說：「阿喲，倒有一千塊呢。」金阿姐道：「這是三太太送給你隨意買東西吃的，他還約你明夜七點鐘，卡爾登吃大菜，你可不能不去，人家一片真心，你要知道，就是這一千元，她也教我不可告訴你，說是她送的，只說一個朋友送你買東西吃的。我暗地關切你，你明兒見了她，也不可談起這個。」如玉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金阿姐又問：「你明兒到底去不去？我要給她回音呢。」如玉道：「自然去的。」金阿姐大喜，於是這三千塊頭，也被她賺定了。當夜金阿姐趁個空兒，將如玉答應去吃大菜這句話，對三太太說知，三太太也自歡喜，說：「阿金，你明天六點鐘時候，到我公館中來，我們兩個一同去罷。」

金阿姐點頭答應。次日如期前去。三太太剛梳好頭，還照著鏡子，不住摺鬢腳。見她來了，忙說：「阿金，你看看我鬢腳可有些兒大小，梳頭的真正該死，動不動就給我鬢腳做鴛鴦了，我本要教她拆卸重梳的，只恐時候來不及，只好將就這一天的了。」金阿姐看了一看，說：「還好，不見得怎樣的大小，你不說我也看他不出呢。」三太太教她坐下等一會，自己揩面淨手換腳穿衣裳戴首飾，一切停當，差不多已有七點鐘光景。三太太恐晚了時候，命人去關照汽車先開出來，自己又對著衣鏡，揩了一張粉紙，始與金阿姐一同出來，坐汽車徑往卡爾登菜館。外國飯店規矩，晚間七點鐘以後，方始出菜，所以這時候極為擁擠。公司間中國人外國人早已坐滿，君如玉卻先去占了個特別房間，現在三太太等，也向特別房間而來。他一進門，看見許多黃眉毛綠眼珠的外國人，不

免心中害怕，低頭看著地上，向前急走。金阿姐雖然老口，但遇著外國人，她也有幾分懼怕，因此不敢東張西望，只顧跟著三太太前進。豈知無巧不巧，公司間內，這一班吃客之中，卻有三太太的丈夫楊三老爺同著他兩個朋友，三太太同金阿姐兩個進來，他看得很為明白。又見他們走向特別間中去了，暗想他們倒也別緻，今天居然到此嚐嚐真正外國大菜的風味來了。其時特別間中，還有一個君如玉，因比他來得更早，楊老三不曾看見。他本要走過去招呼三太太的，因有朋友在旁，未曾見過，不願給他們曉得，故而自己仍舊吃他的大菜。幸虧他沒闖進去，不然豈不教裡面那一班人，置身無地麼。三太太等到得裡面，如玉慌忙起身相迎。三太太笑嘻嘻的說：「有累你久候了。」

如玉道：「我也來得沒多少時候呢。」一邊說著，三個人都坐下來。如玉命西崽拿三小杯口烈沙酒，金阿姐曉得他兩個快開談判了，自己假意觀看壁上掛的油畫，走在離他們老遠的地方。這邊三太太看著君如玉，君如玉望著三太太，眼光射處，電流暗通，兩個人心內轉的什麼念頭，我卻難以猜度，不過彼此面上都露著一臉喜氣。好在他二人存心已久，比不得初次相逢，有許多羞答答難言的態度，所以三言兩語，就此密密交談，推心置腹。三太太要求如玉答應時常相聚，自己情願預備小房子請他前去。如玉卻因有著二少奶這條根，一時答應不下。三太太卻也曉得他的心思，當面點破他：「你可是舍那花家的不下麼？」

如玉面漲緋紅，不能回話。三太太因他不肯答應，也有幾分惹氣，兩人都不開口。金阿姐遙聽他們唧唧噥噥，言談頗密，忽然都不做聲，心中頗覺納罕，回頭看見他二人，一個紅著臉，一個鼓著嘴，似生氣的模樣，慌忙過來湊趣說：「那一邊一幅油畫著實好的，三太太你來看看。」將三太太招呼到那一邊，輕輕問她：「談判如何？」三太太說：「他還牢守著花家的不肯放鬆。豈不令人可惡。」金阿姐道：「你別睬他，他素來就有這種脾氣。要他丟一個人，他便要講那不相干的情義，他忘卻本身是做戲的了。老古話說戲子無義，那能顧得許多，你要教他棄卻那邊，他一定不肯的，惟有我們自己預備好地方，約他前去，等他來了，關住門不讓他走，他也沒法可施的了。暫時休同他提起這個，兩下弄惡了，反不好辦。」

三太太點頭稱是，一會西崽送菜上來，三人一面吃，一面閒談些張家長李家短的事，正經題目，並不提起。如玉吃了兩道菜，因戲館中今兒排的大部戲，他的戲碼頗早，故告訴三太太，意欲先走。三太太約他隔一天，仍到這裡晚膳，如玉一口答應，辭別他二人先走出去。那外面楊三老爺大菜還沒吃罷，一眼看見如玉從特別間內走將出來，如玉雖沒見他，他却看得真切，心中陡的一怔，他想自己老婆也在裡面，如玉又從這裡頭出來，偏偏三太太不同別人，卻同著個專慣拉馬的金阿姐，這分明是幽期密約，與君如玉在這裡吃大菜了。一念及此，面上頓時火也似的熱將起來，心中也有二十四分難受。因有朋友在旁邊，顏面攸關，不便進去盤問一個明白。想想事已至此，只有暫時捺下一肚子火，少停回到家中，再追她的根底便了。吃完大菜，他也等不及候三太太出來，自己同著這兩位朋友，遊玩一番回去，問知三太太還沒回家，他一個人坐著，好不生氣，想想自己拈花惹草，風流半世，卻不道老婆同戲子勾搭，這也是作孽過甚的報應。又一想眼前上海一班官家眷屬，無論老的少的，能當得完人兩字者，實不多觀，大約作官的便不免暗室欺心，貽累妻女食報了。想到這裡，覺他太太這件事，或為祖傳的因果，亦未可知，不能錯怪於她，憤恨之心，無形中便消卻一半。又想起君如玉這小子，不知幾生修到的豔福，大人家小姐奶奶們，身子被他糟蹋的，也不知有多少了，他精神倒像鐵打似的，看他瘦怯怯的身子，打扮上台，活像一個雌兒模樣，誰知他卻是個久闖沙場的大將呢。便下了台，也溫文爾雅，有如讀書公子一般，比那小碧實有天壤之別。我若做了女子，也要愛他。只是自己夫人，無端被他占了便宜，未免心不甘服，非設法收拾他一下子不可。心中轉到這個念頭，頓把他太太和如玉勾搭這件事拋在腦後，反欲利用這條線索上哄如玉入彀，一時怒氣全消，得意無比。打了一會盹，三太太回來時候，差不多天發亮了。平時她天亮回來，三老爺從不等他，獨自一個先睡。今兒她見三老爺還未安睡，不覺呆了一呆，楊三也假裝出盛怒的模樣道：「你幹得好事。」

三太太究竟做賊的心虛，聞言面色陡變，顛聲說：「你講的什麼話？」楊三道：「我問你昨夜七點鐘時候，你同什麼人在卡爾登吃飯？」這一拳正打在眼內，三太太不能回他未去，只可說：「我同開裁縫店的金阿姐在一起。」楊三問：「可有別個人麼？」三太太回說沒有了。她口內雖這般對答，心中卻彷彿虎邱山上的吊桶，七上八下，起落不已。楊三對她冷笑一聲道：「你還敢在我真人面前說假話麼？我親眼目睹你同金阿姐，還有唱花旦的君如玉，三個人同在那裡吃大菜。老實告訴你，我也同著朋友在公司間中晚飯，親見君如玉比你們先來，你同那皮條客人後到，你們雖沒見我，我卻看得你們頗為清楚。後來約莫耽擱了一點鐘工夫，仍舊是君如玉比你們先走一腳。這句話是不是，你還打算抵賴到那裡去？」

楊三說著，三太太的頭，卻不住低將下來。楊三說完，三太太也俯首至胸，啞口無言，一張臉紅得似胭脂一般模樣。楊三又抱怨她說：「你不該這般糊塗。我和你二十多年的夫婦，你把我的面皮也掃盡了。就是要同戲子吃夜飯，何妨尋一個秘密之處，為什麼要揀這萬目睽睽的外國大菜館內。況那邊吃飯的都是班貴人闊客，若有認得你的人見了，教我置身何地？」三太太聽他丈夫的埋怨，自己羞憤交並，嚶的一聲，不覺哭了，楊三原不想弄哭她的，見了頗為不忍，重複安慰她說：「你不必啼哭，人誰沒一時之錯，別人比你身份差不多的，鬧得外間聲名狼藉者頗多，卻也不能單單怪你。講君如玉這孩子，面龐兒果然討人歡喜，莫說你歡喜他，便是我也很愛他的呢。」

三太太聽說，頓時抬起頭來，眼淚也不流了，說：「你怎麼講？」楊三笑而不言。三太太忽然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說：「我不過和那人吃一餐飯，你就唧咕不已，原來你自己也在這裡轉得好念頭。」楊三大笑說：「彼此夫妻，何妨做個同志呢。」三太太猶自憤憤，楊三轉安慰她說：「我曉得你現在很愛那人，若教你馬上和他割絕，豈不令你不快活，所以我現在替你想一個萬全之計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說時與三太太附耳講了兩句話道：「彼此兩全其美，豈不甚好。」

三太太低頭不語。楊三卻立逼她答應，說：「你若答應了，一切事情，有我替你預備，不勞你費一點心，讓你安享現成天下，豈不甚好。」三太太對他釘了個白眼，說：「你就是老脾氣時常發作的不好，可曉得我答應你沒用，焉知前途肯不肯呢？」楊三說：「那倒不怕，只消你設計誘他進了門，我就可以出來威逼他答應。常言關門捉賊，要怎樣就怎樣，不怕他逃走到哪裡去了。」三太太說：「你雖然如此，可知我就不免被他結毒呢。」楊三道：「這可放心。因你我今兒在此定的計較，只有我知你知，並沒第三人知道，日後只消你我都牢守秘密，他又怎生知道是我們二人通同作弊的呢！」